



文則序

賜進士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冀南張雲路撰

稽古有作六經之文道之萃也所以敷猷
闡教網維治化莫尚焉而序則文之標括
也嗣是百家翼經衍思溯源啓鑰以貞世
訓而著話言使操觚者有所持循焉其則
不在茲乎予自髫齡雅志好古搜獵莊荀
摛詞晦詖幾爾畔道繼悟而乃知文本諸



經術者可以和中衷而善治也昔人謂文章
與時高下而治道之汙隆隨之信夫周孔
而後體裁異而氣識殊粵其近古而載道
者於茲選猶著焉是皆根諸心而形於言
乃六經之會旨子史之精蘊可以爲學士
則焉其才健者得之徑造入室而資次者
亦賴以長識博聞舍是將奚適耶予按歷
江左暇以試士見其文清新腴鬯約而不
滯沛而不肆其適制科之階梯是矣而其
雄渾之氣敦厚之體未必軼駕秦漢猶爲
科舉之累爾是以選而授諸當塗尹卜子
梓焉俾篤志之士沉潛體驗而有得焉者
則尚古之元氣可復而盛治之大機可識
也斯近道矣夫

嘉靖歲次乙卯季秋望吉

文則序終

文則目錄

卷之一

序

易傳序

程伊川

尚書序

孔安國

書經集註序

蔡九峯

毛詩序

卜子夏

詩經集註序

朱晦菴

春秋傳序

程伊川胡安國

禮記集註序

陳澧

太極圖

周濂溪

通書

周濂溪

西銘

張橫渠

通鑑總論

潘榮

論

說難

韓非

過秦論

賈誼

解嘲

楊雄

王命論

班彪

達旨

崔駰

荅賓戲

班固

釋誨

蔡邕

卷之二

論

封建論

柳宗元

諍臣論

韓愈

原道

韓愈

原毀

韓愈

諫上下

蘇洵

春秋論

蘇洵

權書

蘇洵

范增論

蘇軾

晁錯論

蘇軾

十二論

何景明

表

出師表

諸葛亮

求通親親表

曹植

陳情表

李密

卷之三

策

治安策

賈誼

賢良策

董仲舒

制科策

蘇軾

制科策

王十朋

制科策

文天祥

卷之四

策

制科策

制科策

制科策

書

報燕惠王書

諫秦王書

荅蘇武書

上宰相書二

雜著

戰國策目錄序

書魏鄭公傳

救災議

書洪範傳後

義田記

梓人傳

伯夷頌

羅倫

康海

林大欽

樂毅

李斯

李陵

韓愈

曾鞏

曾鞏

曾鞏

王安石

錢公輔

柳宗元

韓愈

議恢復劄子

劉珙

文則目錄終

文則卷之一

序

易傳序

前進士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冀南張雲路編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

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尚書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

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
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
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
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
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生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
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
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傍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
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

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
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
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
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
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
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
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
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
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爲五

文見卷之一
三
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
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
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
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
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
也

書經集註序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
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

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
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
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
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
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
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
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
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
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

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
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
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
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
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與旨多
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
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
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
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
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毛詩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
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
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
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
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詩經集註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

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旣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

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

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及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

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以

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時宜者爲難知

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
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
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
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
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
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
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
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

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
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
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
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
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
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
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
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
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

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歆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禮記集註序

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爲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識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爲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

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關
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先君子師事雙峯先生十
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為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
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
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
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為
議論而卑視訓故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于四方有道之
士而衰年多疾遊歷良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治教方興
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千慮之一爾

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
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
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
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
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
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
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
哉易也斯其至矣

通書一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
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
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
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
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寂然不動者誠也
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
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動而正曰道用而和
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
也故君子慎動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

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

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

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婦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

日休小人日憂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古者聖王制

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二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厥彰厥微匪靈

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
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
有定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
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
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
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
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天地間至
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
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
得也已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
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
不亦樂乎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
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天下勢而已矣勢
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
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
何尤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
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
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不
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
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
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
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
而名也薄亦甚矣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
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
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君子乾
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
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
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
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
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
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
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
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
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

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君子以道克爲
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
無加焉爾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
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天以春生
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旣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
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
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曖
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

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
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聖人之道至公
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春秋正王道明
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
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
之無盡焉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
惟孔子乎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
瀆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
哉其惟時中乎良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

止矣其道也深乎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通鑑總論

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姦明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賞必罰斷而已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勸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人心悅而

天下和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誠不令而行矣故唐虞三代之治純用禮樂教化大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無爲而治如斯而已及其衰也夏以妹喜商以妲已周以褒姒是佚欲之亡人而百令不從矣周室東遷之後王政不行諸侯多僭故夫子自衛及魯作春秋以正王化至於戰國王室陵夷分崩離析故孟子去魏適齊陳王道以正人心是皆聖賢爲萬世生民而發也自茲以還迹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異端蜂起聖學榛蕪秦漢而下安危不一難以悉舉姑取其最關於綱紀者而論之漢高之興去古未

遠豁達大度從諫如流可與有爲之君也然以輕士嫚罵凌辱大臣張良托以辟穀何參平勃以詐以力天下雖安而古禮不復古樂不作從茲始矣可勝惜哉漢文沉潛而不能剛克漢武高明而不能柔克西向讓三南向讓再夫何踐祚之初示民以詐短喪之制又安用之故民雖富庶而脩己立誠之道幾乎息矣窮兵黷武虐民事神而海內虛耗至輪臺之詔天理藹然其悔心之萌乎不然則亦亡秦之續耳漢昭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似可有爲惜霍光不學無術不能以道事君光武有志於治而輔相亦非其

人孔明有王佐之才而當姦雄僭竊之際董子雖有大志而亦不得其位鄧騭楊震之徒不識保身之機外戚之禍內豎之變中移於王莽卒壞於董卓曹操承之以移漢祚又何言哉唐之太宗號為英主百戰而有天下偃武脩文勵精求治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希世之賢君也然以君德論之則用宮人私侍以劫其父納巢刺王妃而封子明其謬已甚若非魏徵辰羸之喻則明母又繼文德而后矣閨門如此其子孫又烏得有正家之法乎是故武氏經事先帝太真已配壽王中宗親為點壽於韋后明皇賜洗兒

錢於貴妃卒為天下後世非笑豈不皆由太宗垂統之所致歟房杜王魏無忌遂良狄仁傑張九齡姚崇宋璟李泌裴度之賢猶不能救其君於蕩敗禮義之際而或以見踈張柬之韓彥範崔玄暉袁恕已敬暉等討武氏之亂反正廢王有大功於唐而凌辱已死韓愈陸贄勤勤懇懇於章奏之間而亦以獲罪他尚何說哉蓋唐之亂也始於武肅危於貴妃壞於藩鎮亡於宦官而李勣李義甫許敬宗鄭愔崔湜武三思李林甫楊國忠李輔國盧杞元載之流與后妃宦豎内外交締始終為難非一朝一夕之故暴秦以

呂易羸是羸亡於莊襄之手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
愍之時隋楊廣弑其父而自立即以敗亡又何足與論治
天下之道乎蓋以趙高楊素之姦而致扶蘇楊勇之死是
天所以速秦隋之滅也且秦政之暴過於隋堅楊廣之惡
浮於胡亥覆宗絕嗣不亦宜乎宋齊梁陳至於五季禍亂
相尋戰爭不息名爲君臣實則仇敵世降至此壞亂極矣
惟柴世宗粗有三代之風而使之不壽豈天將啓宋世之
治也歟且自晉武之後惠懷無親骨肉相殘群胡乘釁濁
亂中原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王謝陶阮富貴風
流節行標致沛乎有餘江左之民亦賴以安然朝廷之得
失姦雄之篡弑則亦邈乎其不能正也逮拓拔氏興佐以
崔浩高允之徒旣治且安至於孝文風移俗易庶幾爲禮
義之邦矣宇文高祖完顏世宗其亦賢乎江左君臣寧不
知愧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文景以後能行之者
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數君而已此夫子所謂不如諸
夏之亡也然自晉至隋南北之君率多不得其死盡以國
亡族滅其故何也蓋得之以不仁上行而下效身爲天子
死無噍類嗚呼哀哉至於宋祖未嘗爲學晚好讀書嘆曰

堯舜之世四克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於是
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故臣下得以有
爲而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生矣命曹彬下江南則戒以
切勿暴掠生民故彬至城下焚香約誓一不妄殺凱還之
日行李蕭然遣吳越歸國而使知不留之意處將相之間
則諭以相安之情待諸降王以賓禮易諸節鎮以儒臣使
舉德行孝悌之士以隆禮義廉耻之風嗚呼人主如是亦
庶乎其知九經之義哉且曰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
曲人皆見之蕩蕩平平之道不外是矣太宗即位之初首

開崇文館與諸王宰相繙閱書籍次選文章有德之士教
導王子且戒之曰必以忠孝爲先又能作興文學以風四
方而人才於是乎出矣至於仁宗力行恭儉正身率人終
始如一升遐之日雖深山窮谷亦莫不奔走悲號如喪考
妣非有得於人心而能如是乎英宗氣質尤美謙恭以任
賢臣而天下無事暨于哲宗之初寔爲垂簾之政宣仁有
言曰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任賢不貳去讒不疑
故自建隆至於元祐號稱治平之世而人才之盛亦莫過
於宋矣初有趙普范質李沆張齊賢向敏中寇準蔡襄晏

殊王旦王魯杜衍趙抃諸呂之輩復有韓范富歐陽蘇
張文呂司馬之徒俱爲大賢文章德業前世無比相繼以
興爲之輔相當此之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百
姓謳歌謂之太平天子又稱宣仁爲女中堯舜嗚呼休哉
神宗刻意圖治上慕唐虞傾心安石君臣之間求濟斯道
未嘗不以堯舜相期東周以來未之有也世方仰其有爲
庶幾復見都俞吁咈之治惜安石之學旣執而蔽引用堯
邪反治爲亂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
繼進釀成靖康之禍用人可不謹哉當此之時上有好治

之君下有慕治之民而濂洛群哲曾無一人登相臣之位
者是宋不得與於斯文也豈天未欲使茲世躋堯舜之域
歟何道之不行也嗚呼真儒輩出悉皆王佐之才哲宗以
後寧宗以前指以朋黨斥爲僞學竄逐禁錮殆無虛日姦
邪疊興爲國大蠹始於呂惠卿終於賈似道互爲汲引相
繼升于廟堂用舍如此安得不亡乎蓋宋之人君仁厚有
餘而剛斷不足宋之人臣德業有加而道則未盡明乎二
帝三王之道以接夫孟氏之傳者又謹其進退之義故終
宋之世亦只如此而已使學者不能無遺恨於斯世也且

真宗不知寇準之貶神宗不識惠卿之姦又豈不爲明君之累耶至於哲宗昏庸尤甚信任姦慝屏逐忠賢却問呂大防何以至虔州左右不對亦可羞也岳飛破虜幾還兩宮秦檜矯詔班師而殺之高宗若不聞也通天之罪尚忍言哉張浚趙鼎真德秀魏了翁之賢立朝未久非不能以正群邪之罪而反有貶責竄逐之冤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以元惡居首相登進同類布滿朝廷祇謂身謀卒以誤國而人主方以爲忠豈復望其有三代之治乎文天祥拜相於國事旣去之餘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從容就義於顛沛流離之際爲國之光是亦豈非祖宗尊賢敬士之報歟蓋其興也以大臣之賢其亡也以大臣之姦故雖有大臣之誤而亦有大臣之報爲人君者可不辨其邪正而端其本原哉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正則萬民莫敢不正萬民正則四夷賓服而天下安矣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自古有之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匈奴突厥五胡北魏契丹女真世有位號若使吾無間而可入則幽王不死於犬戎明皇不敗於祿山呼延晏劉曜不能以陷晉都而懷愍

不辱於強虜矣。幹離不黏沒罕，不能以犯宋京而徽欽不死於漠北矣。蓋天下有道則四夷來王，萬邦咸休，天下無道則干戈之禍不特在於四夷，而且在蕭牆之內矣。故得其道則治，失其道則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脩己以安百姓，唐虞之治也。勞身焦思，夏禹之治也。六事自責，成湯之治也。作無逸，陳函詩，文武成康之治也。除秦苛法，與民自新，偃武脩文，勵精求治，舉德行興孝悌，隆禮義尚廉耻，此漢祖唐宗宋祖之所以興也。至於末世崇尚虛無，信誘邪說，垂及敗亡，猶不知悟。齊元為周師所圍，尚講老子。梁武為侯景所逼，惟談苦空，事佛之謹，舍施之多，無以逾於梁武。奉道之勤，設醮之厚，又何以加於道君。然則餓死臺城而佛不之救，受辱漠北而道亦不聞。秦皇漢武窮極以求神仙，了無證驗。楚王英敬信沙門之法，卒以誅夷契丹入寇。王欽若出守天雄軍，束手無策，閉門脩齋誦經而已。用此數者，曾何補於治道哉。狄仁傑巡撫河南，奏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祠而已。胡穎經畧廣東，毀佛像而殺妖蛇，杖僧人以脫愚俗。所過淫祠則必焚之。此萬代之所瞻仰也。嗚呼！自漢以來，不能紹述三王。

之道而佛老之教反自明帝始永平之間遣使之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以佛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靈帝始立祠于宮中以奉之又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皆以老氏爲宗而名曰道晉魏以來其法漸盛僧尼道士日以益衆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脩齋聽講至如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拓拔太武之於寇謙之唐武宗之於趙歸真宋道君之於林靈素往往事以師禮不聞有福利之報而皆得竒異之禍覆轍相尋

迷不知悟流弊千有餘載漢明烏得以逃其責哉先儒有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况復有鬼怪人妖邪說暴行雜然並興以惑世誣民者乎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愈之說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嗚呼其要固在於明先王之道耳此盛彼衰自然之理也辨人才審治體美教化厚人倫此明道之實也武帝好儒術董仲舒進脩已治人之策而帝之所與論者公孫弘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徒卒事封禪以蕩其志神宗慕王道程伯子上稽古正學定志之論而上之所與謀者王安石

呂惠卿章惇蔡卞之流創置新法以擾其民用舍之間安
危所繫袁紹不起則五族忠賢之禁不除劉裕不興則藩
鎮強臣之禍不息朱溫不來則宦官宮妾之亂不止然癰
疽旣潰而大命隨之蓋人君之喜用姦邪者莫得以從已
之欲而已人臣之欺罔其君者亦欲以固其寵祿而已然
君以逸欲滅國臣以寵祿殺身前車旣覆後車不戒及至
君亡國滅其臣又安得以獨存哉是故秦未亡而李斯趙
高先夷三族漢未滅而宦官張讓等二千餘人已就誅夷
王莽盜竊神器而傳首詣宛梁冀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

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無少長皆棄市收其財貨各三
十餘萬萬以克王府之用明皇幸蜀李林甫斲棺鞭屍楊
國忠斷頭注槊唐祚未終而先斬韓全誨等一百六十二
人復殺第伍可範以下數百冤號之聲徹于內外崔胤之
徒亦隨授首徽欽未亡而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已先就
戮南宋未滅賈似道先死于鄭虎臣之手秦檜削奪官爵
韓侂胄梟首淮濱由此觀之昔之壅蔽聰明以圖利已者
皆所以自滅而已可不戒哉故爲君難爲臣不易治亂興
亡之所由也可不慎哉嗚呼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

臧漢儒有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人品不同而事業亦異是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諸葛亮輔漢於蜀狄仁傑反周為唐其心一也郭汾陽克復二京而終身富貴岳武穆志存雪耻而身死權姦其道同也孟德睥睨神器狐媚欺孤恨文若九錫之勸而致之死篡逆之所為也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杖郭曖肆言之失而歸朝待罪臣子之所以安也平生姦偽死見真性操之所以如鬼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亮之所以為龍也蘇武持漢節於匈奴是舍生而取義真卿陳禍福於希烈乃殺身以

成仁李陵衛律罪通于天邦昌劉豫心委于虜霍光擁立二君而子孫夷滅是履盛滿而不止也韓琦定策兩朝而德望蓋世識用舍行藏之道也陶潛為晉處士心逸而日休楊雄為莽大夫心勞而日拙諸葛入寇晉史自帝魏也丞相出師漢賊明大義也廢帝為王唐經亂周紀也帝在房州萬古開群蒙也故自初命晉大夫為諸侯以來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誅亂賊於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往前十勸懲於來世此綱目之所以繼獲麟而作也廣徵魁天下於少年敬仲戒之必念千里生民之寄希元以

命訊日者和叔教以須志富貴利達之心是故建安與青
田俱爲百世師循序及脩省工夫齊妙用實殊轍而同歸
何後學之有異旦晝所爲則夜必焚香以奏于帝豈闕道
之治其心乎因妻邪謀而毀謗朱子以媚侂冑乃鄉人之
喻於利也馮道歷事於五季惟恐失之嚴光加足於帝腹
忘其貴也明燭以達旦乃雲長之大節卻衣而凍死實陳
三之細事少事僞朝官至郎署陳情之謬也求仁得仁抑
又何怨告墓之正也君親雖曰不同忠孝本無二致是非
得失乃在乎人千載之下公論不泯其亦可畏也哉蓋人

才難得爲民上者宜有以作成之也是故欲治之君須知爲治
之要夫治也者親賢遠姦信賞必罰明禮義謹學術以身先之
使人知趨向之方上下相師而人才出矣如此則師道尊而善
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百姓太和萬物咸若蓋爲治必以人才
爲本人才之道只以教化爲先欲行教化非興禮樂不可也不
興禮樂則教化不行教化不行則民無所措手足無所措手足
則三綱不正九疇不叙而欲致天下之治者遠矣故治天下者
必本之身身端心誠則賢才輔而天下治矣書云慎厥身脩思
永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此之謂也

論

說難

凡說之難非我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也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

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矣與之論細

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爲
嘗已也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屈之米鹽博辯則以爲
多而交之畧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
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
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
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
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
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
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

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
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
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
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
以其難概之也自勇之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
毋以其敗窮之大忠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排然後極騁
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宰百里
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
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

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闞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

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統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彌子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

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
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
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
逆鱗則幾矣

過秦論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
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
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
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

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
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
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籍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
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
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
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
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
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
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

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
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
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
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疲以令大國
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
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
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
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
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

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
鉗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
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
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
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
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
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
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
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

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噐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

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白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

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是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旣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昨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

山之君也鋤耨棘矜非銛於鈎戟長鍛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靡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旣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旣元元之民莫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生許生世之事並殷周之迹

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啓啓新王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四海之患編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

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懽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繫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道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

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矣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

解嘲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

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

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
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環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
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
前番禹後叔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鎖鈇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何廬天下之士雷動
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
爲臯陶戴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
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
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解之島乘鴈集不

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
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去
而燕懼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
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
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
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
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
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
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陷瑕而無所誣也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
言竒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
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
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
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繩觀雷觀火爲
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
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
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
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鷓夷而笑鳳

凰執蠓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
笑子之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
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
折脅拉體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索激卬萬乘之主
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
頰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
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
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
垂典三王傳禮自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

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敵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
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
造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
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
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隕雖其
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
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
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
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
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
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
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
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
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

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倨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儋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虜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疆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况

么麼尚不及數子而欲闇于天位者虜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梁椽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毋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毋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

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虐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毋知廢陵毋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

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必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

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
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
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咲則福祚流于子
孫天祿其永終矣

達旨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
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
韞積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
仰探遠乎九乾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

卿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
人獨師友道德合符囊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群蓋高樹靡
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
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
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鎮鄣於明
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
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
蟲蚋之趣大沛胡為嘿嘿而又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
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古者陰陽始分

天地初制皇綱亡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盟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飢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危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蠡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歎而

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彌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一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群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

畧尚父之厲伊臯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
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
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浮雲譬猶衡陽
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執拱把不爲之數悠悠
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
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
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
也惡登牆而樓處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
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已汗

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
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唯
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
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
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
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疆禦范蠡錯執於會
稽伍員樹功於栢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
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襄見廉於壺飧宣
孟收德於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效貞於門女顏回

明仁於度較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荅賓戲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

席不暇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管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轡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藉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繼以季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擄藻於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迫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勢

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鶩於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颭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擗朽磨鈍鈇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蠶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移風易俗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

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復顛沛之勢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顛頓福不盈眚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旣道其身乃囚秦貨旣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

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
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
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莖敦而度高
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
之倫衰周之凶人旣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
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管者
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傳
巖周望地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
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履無窮

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
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
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
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若乃
伯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而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
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直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
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
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
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

蚌蛤乎歷世莫眠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
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鼃媒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
超忽荒而躔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
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文章者君子之真也若
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
般輸權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
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
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釋誨

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
設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違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
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
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
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甯
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秦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
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淳和之休覃思典籍
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高真包括
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群揚芳飛文登

天庭序彞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遊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智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路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志明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謬爾歛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

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紀弛王塗壞太極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勇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縱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穀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鄙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歛抱

璞遠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駮乘逝而遺輕夫
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曰南風至則
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兼葭蒼而白
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
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灾隆隱天之高折絕地之基皇
道惟融帝猷顯丕泝泝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群品濟
之乎雍熙群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
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緹鴻漸盈階振鷺文庭璧猶
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

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
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簞笠並載擐甲揚
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
裕夫世臣閎子誓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
爵位自從攝瀆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
以喻其便逡巡放履不足以况其易夫有逸群之才人人
有優瞻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矇矓不稽謀於先生心
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
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狗財夸者死權瞻

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脩
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氣助乎近貴之譽榮
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
復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
高地厚蹈而踏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
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
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
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
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

舒眺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
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
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群車方奔乎
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
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
庭宇揖儒墨而爲與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
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闔闔乘天衢擁
華蓋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
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

萊祇見其愚不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弃此焉如靜以
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
汗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
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軻偃氏興政於巧工
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臆取右於禽囚弓
父畢精於筋角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
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
叅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
避胡老乃楊衡含笑援琴而歌曰

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
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盼翩
翩而獨征

文則卷之一終

